

春宴

安妮宝贝 作品



这里如此之美 可否停留
他说不 这不是我们的终点



湖南文藝出版社
HE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CI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宴 / 安妮宝贝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04-5027-4

I . ①春… II . ①安…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9230号

春 宴

作 者：安妮宝贝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 任 编 辑：朱 莹

策 划 编 辑：吴 畏

版 式 设 计：张 琳 顾利军

封 面 设 计：hansey

出 版 发 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90千字

印 张：11.625

版 次：2011年8月第1 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5027-4

定 价：39.00元



安妮宝贝

作家

曾任职银行、广告公司、网站、杂志社

1998年起发表小说

题材多围绕城市中游离者的边缘生活

探索人之内心与自身及外界的关系

拥有大量读者

现居北京

出版作品

2000年 1月 短篇小说集 《告别薇安》

2001年 1月 散文及短篇小说集《八月未央》

2001年 9月 长篇小说 《彼岸花》

2002年 9月 摄影散文集 《蔷薇岛屿》

2004年 1月 长篇小说 《二三事》

2004年10月 摄影图文集 《清醒纪》

2006年 3月 长篇小说 《莲花》

2007年 9月 散文及短篇小说集《素年锦时》

2009年 5月 音乐合作小说 《月》

2011年 3月 主编文学读物 《大方》

博客：<http://blog.sina.com.cn/babe>

微博：<http://weibo.com/1162178432>

邮箱：orchid711@163.com

春宴

安妮宝贝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

「诗篇」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歧照。书信和写作	011
第二章	庆长。白鸟	027
第三章	信得。月山梅枝	063
第四章	庆长。一座消失的桥	089
第五章	信得。清远山	119
第六章	庆长。秉烛夜游	137
第七章	庆长。揭开丝绒布	159
第八章	信得。夜航与书	201
第九章	庆长。爱是深沉的幻觉	227
第十章	信得。看不见的存在	265
第十一章	庆长。这里如此之美	291
第十二章	歧照。孤岛	337

自 序

所有想说的话，已写在小说里。故事中的人分别说出我想说的话。

写至小说临近尾声，北方空气已有凉爽之意。白杨树林持久蝉鸣无法停息，整个夏季写作这个故事。在郊外农舍几近与世隔绝，全日工作，写累时在旁边沙发上短暂入睡，醒来又写。有时深夜出门迎着月光跑步。如此，与人世两相遗忘。

若缺少人的参加、介入、发言或行动，万物照旧寡言兴盛。微小人类所持有的不过是自身存在。譬如，我记得午后时有雷阵雨，雨声在二楼屋顶发出暴烈声响，排山倒海，天地如同融合一体。站在窗边凝望白茫茫雨雾，世间此刻超离现实。在雨声中读书和入睡。瞬间，云团漂远，天色放晴，阳光重新逼人眼目。我珍惜每一刻这样的感受，持重心心情如同它们将不复再来。

蝉鸣，午后雷阵雨，俯身采摘西红柿嗅闻到的芳香，风吹过时树叶掠动，清晨竹叶尖端的露水，孩子的笑容，一朵即将开至沉堕而不自知的花，一个以此遗忘世界的亲吻，以及黑夜中无人知晓的泪水和心碎……所有本真的存在令人内心振颤。没有其他人世的方式，能比这些更使人觉得美和哀愁，更能感受到生存的谦卑和尊严。

有人说，如果不知道回去哪里，心就如同无根的兰花。口号和概念

组成的世界，使人忘却根本所在。情感变幻无常，却是突破规则界限得以让人接近自我的稀少机会。喜悦，抚慰，需索，依赖，分隔，决裂，性爱，自我发现，寻找，放弃，宽恕……种种组成试图让人明心见性。

时间有限，追索生命的诚意和真实，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我想写一个形式专注且立意单纯的小说的原因。

这个小说，讨论经由情感和行动的试炼而得到的关于人与自我、外界关系的见证。这个命题我感兴趣。它其实是关于人的个体存在，关于叛逆心灵置身及对峙工业化社会和堕落时代的代价。最终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是精神的故乡，而非一个俗世的时代之中的位置。

这个小说，目前写过作品中篇幅最长。它并非一个流畅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无关的话，说得太多，有关的话，又说得太简。全无章法，随心所欲，阅读需要更多耐心。这也许是一种任性，成年人的任性，其属性是一意孤行。我未曾想大幅修改这个小说，事实上，越到后来越觉得它无法修改。就让它以固有的个性和气质，坦然存在。

文中有多处城市和山村的虚构和重复，人名的重复，具体时代的隐没，不必一一对号入座。时空界定对这个故事来说不重要且可被忽略，

它们不存在。我想以此表达人世的命运有诸多相通之处。

书中故事和青春或憧憬已无什么关系，也并非浪漫愉悦。呈现更多的是成年人的阴影、考验、损伤、辗转反侧、困顿冲突及难以言尽之处。人与时间并行，渐渐看清心灵的复杂褶皱和层次。也只有历经世事之后，理解力才能够穿透表象抵达本质，并试图给予一切宽谅。写到《春宴》，内心清朗。这并非指它是属性清朗的作品，相反，它代表的是一条于黑暗中穿行的道路，黑暗本身是它的内容，且这黑暗部分也是容易引起误解以至不悦或不适的。人在对苦痛和阴影有所承当有所体悟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其所映衬的那一道纯净自若的光。

我在小说中并不倾向给出结论。即使是有违背逾越和挑战的感情，尽处也隐藏多面难辨的人性暗涌。深邃，错落，明暗对半。这同时也是一种美。

《以赛亚书》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净你的杂质。一个故事的发生，在于印证心所需要经历的冒险：独自支撑，摸索前行，穿越迷途，在道路尽头瞭望光亮深长。以肉身和情感遭受试探的方式，而非其他肤浅虚假的方式。

写作10年，加诸身上的标签无数，我对外界言论无兴趣，也很少发

言或说明。书的读者年龄，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跨越成分复杂。在不同年龄、身份、地域、国度的人与人之间，自有一种深沉、朴素而靠近的内心理解，是各自情感和记忆的联结。如同万物同归的沉静属性。这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也是它应该抵达的本源之地。

这个故事，给予所有期待、行进、破碎或完成的恋人、情人、伴侣们。爱没有对错、真假、是非。它是人对自身的探索、实践和验证。它不持原则，无需评断。它最终是一种洞悉，一种原谅。

谨以纪念我们的生命里，出现过的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带来的种种，一切均是为了帮助我们行进、生长、完善、纯净。这是相爱的使命。

阅读如同照镜，各人担当自己的担子。只希望你在故事中有所得。

谢谢。

安妮宝贝

2010. 8. 25

晨8点51分

北京

第一章 歧照。书信和写作

1

清晨8点半，我在上海站坐上开往歧照的列车。

乘客不多。一些时间睡觉，一些时间喝水和观景，一些时间思考不着边际的问题。9个小时后，火车抵达秋天的歧照，正是北方黄昏时候。下车，出地道。出站口两扇敞开木门，一角灰白色天空。暮色四起。广场上出租汽车和三轮车颇显冷落，生意寥寥。低矮旧楼被雨水洗刷成暗色，路边耸立广告牌上，词汇带有时光倒退30年的落伍气息。我的精神一振，知道来到正确的地方。

在广场。我拖着背囊搭上一辆出租车。

司机是沉默中年男子。歧照本地人，很多有一张长形脸，眼角细长，颇有古风。圆脸和方脸很少。经历多次动荡变迁之后，歧照被强行赋予偏激的想象和论断。他们有狡诈的骗子、案犯，在其他省份名声不佳，备受排挤。当地人同时保持古都大气风范。踏实，淳朴，习俗中诸多风雅之意。这令人费解，除非亲身经历，否则歧照人始终是一个传说式误会。

出租车在街巷迂回穿梭。新区在城外田野开发，矗立起崭新高楼，大多是政府和机关单位。老城区落魄困顿，人口密集，市井气浓厚。居民楼阳台堆满生活杂物，晾晒各式衣服，摆放调谢的植物。泥地街道，老人把婴儿放在竹制推车中，在汽车开过的飞扬尘土里走动。妇女穿着睡衣提着塑料袋购买食物回来，头发没有梳理，脸色晦暗。男子在路边修理铺污水旁边昏昏欲睡。

预定的旅店清风楼，一家老店。沦落为蜗居在老城区角落的廉价旅馆，早已徒有虚名。窄小巷子中的灰白色混凝土小楼，如同所有以临时心态搭建的建筑，苟且度日。接待处服务员，胖而迟钝的中年妇女，嗑瓜子看电视面无表情。走廊上铺陈一条化纤地毯，大红色触目惊心。也许从未得着过清洗。

据说歧照人的固执，在于不管这座城市被战争或洪流毁灭过多少次，他们都会凭借记忆在每一处确定过的位置上，重新建筑，把它复原。这意味清风楼旅馆虽然旧貌荡然无存，不再回复当日风情，但位置却可能没有丝毫偏差。我选择住到这里，也不过因着一种天真的憧憬。以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将以一种准确无误的空间感重新构建。

用钥匙打开门。20平米房间，单人床，写字桌，一把椅子。墙面粉漆剥落，悬挂一幅黑白照片复印作品。往日歧照旧貌：底矮小楼，小街道骡马拥挤，各类挑担或步行的路人神情木然。卫生间抽水马桶污迹斑斑。搪瓷浴缸和浴帘余留暗色污斑，是血迹还是呕吐物无从分辨。盥洗池镜子边角碎裂，我伸出手掌，擦去镜面薄薄一层尘土。打

开临河小窗，外面是流淌的桂河。一条黄昏暮光中平静的大河，闪烁隐隐波纹，呈现闷浊灰绿色。

清风楼往昔的雕栏画阁邀请昂贵的工匠精工细作。门前用时鲜花束搭起巨大花架。走廊上悬挂纱质灯笼，布满奇花异草。严格挑选过的茶和酒，令人流连忘返。歌伎年轻貌美，技艺精湛。客途中的旅人，所得慰藉不过如此。人生短暂，快乐难求。欢歌轻舞，且度今宵。一座酒楼曾集中汇聚人对现世所能持有的欲望和热情。

如今。往昔荣华和风情烟消云散，一去难回。

它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2

每一个夜晚。夜半时分，过道里有高跟鞋和杂乱足音移动，年轻女子如同鱼儿畅游在夜色里。长时间封闭无声的房间，此刻释放出喧杂声响：争执，殴斗，交媾，粗暴碰撞，吃吃笑声，歇斯底里的大声叫喊，酗酒之后男子的呓语，不明所以的哭泣，起哄，呼应……从不安宁。如同一处树木幽密野兽出没的森林，一片空旷无际风声呼啸的沙漠。夜色点燃簇簇燃烧火苗，以炽热骚动，突破白日庸碌乏味。

即使有人在走道里疾呼救命，或有女子大声惨叫，也从不会有人出来察看或试图阻止。我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把水果刀。当然，半夜如果门

外有持续轻声敲门，只能屏住呼吸不发出任何声音。

在这样的处境中，于某天深夜11点43分，我依旧在电脑上清晰打出第一段文字：

当她感觉自己逐渐老去，如果试图分辨与以往最为本质的区别，无非是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变化。仿佛突然之间眼睛被擦亮。有人这样比喻年龄跨越过30岁的心得。以此看见幻象以及妄想的无处不在，看见事物在一种慢慢毁坏过程之中。毁坏到一定程度，虚空破碎，单纯完整的初始再次呈现。这是一次漫长的周而复始的循回，其长度和密度超越人所能计算。这是属于时间的奥秘。

3

写作具备一种与个体之间密不可分的危险关系。

写字楼白领，办公室里热火朝天，一旦打烊，即刻回归日常生活，与工作撇开瓜葛。写作者，在写不出任何一个字的时候，生活也只为写作而存在。即便没有在书桌前打开电脑，独自在街巷游荡无所事事，做着一切琐碎事务，一个写作者的躯体、心、头脑，仍与内心那团簇簇火焰互相纠缠、联结、搏击。

写作性质，使它的从事者注定被搁置在结构化社会机制之外。他们独自工作。这是一种孤独的处境。关于孤独，有个日本禅师比喻，它是习惯每天早上洗冷水澡的人，打开水龙头接受第一次冲击时仍